

芥川龍之介  
羅生門

芥川龍之介  
短篇作品選

㊦ 日漢對照  
有聲版

郭勇譯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

## 目錄

**譯者導讀** 芥川龍之介的生平及文學 / 001

羅生門 / 010

羅生門 / 011

**譯者解讀** 《羅生門》 / 030

蜘蛛の糸 / 032

蜘蛛之絲 / 033

**譯者解讀** 《蜘蛛之絲》 / 044

杜子春 / 046

杜子春 / 047

**譯者解讀** 《杜子春》 / 082

魔術 / 084

魔術 / 085

**譯者解讀** 《魔術》 / 112

煙草と惡魔 / 114

煙草與魔鬼 / 115

**譯者解讀** 《煙草與魔鬼》 / 138

芋粥 / 140

山藥粥 / 141

譯者解讀 《山藥粥》 / 194

トロッコ / 196

礦車 / 197

譯者解讀 《礦車》 / 212

竜 / 214

龍 / 215

譯者解讀 《龍》 / 248

鼻 / 250

鼻子 / 251

譯者解讀 《鼻子》 / 272

白 / 274

小白 / 275

譯者解讀 《小白》 / 304

三つの宝 / 306

三件寶物 / 307

譯者解讀 《三件寶物》 / 336

譯者導讀

## 芥川龍之介的生平及文學

芥川龍之介於 1892 年生於東京市京橋區入船町。在芥川龍之介出生的當時，入船町一帶是外國人集中居住的地方。在這條街上居住的日本人，加上芥川龍之介一家，總共只有三戶人家。那是一個充滿異國情調的地方。芥川龍之介只在這裡生活了不到一年的時間，但在後來的歲月裡，芥川龍之介對自己的出生地念念不忘，充滿了懷念之情。在芥川龍之介的文學作品中，貫穿了一種濃厚的對於異國情調的憧憬，這大概與他對出生地的眷念有很大的關係。

芥川龍之介的生父名叫新原敏三，在外國人聚集的入船町一帶經營乳業，並在郊外的新宿擁有牧場。芥川龍之介出生的那年，父親 43 歲，母親 33 歲，同為所謂的「大厄」（大災）之年。按照當時的風俗，在父母大災之年出生的孩子，形式上是要將其丟棄的。將他「檢回來」的「父親」則是生父的朋友松村淺二郎。也就是說，芥川龍之介在剛出生的時候就成了「棄兒」。這件無足輕重的小事，似乎預示着芥川龍之介多舛的命運。就在芥川龍之介七個多月大的時候，他的母親突然發狂。這件事對芥川龍之介的人生及文學思想都產生了不可估量的

衝擊。自己是狂人的孩子，這陰晦而近乎強迫的觀念長久地壓抑着芥川龍之介，他終生都未能擺脫這一巨大的壓迫感。

因為母親突然犯病，芥川龍之介很快就被過繼給了舅父芥川道章，成了芥川家的養子。芥川龍之介（後文統稱為「芥川」）跟隨着養父母生活在本所區的小泉町，一直到1910年芥川十八歲為止。該地位於兩國車站附近，緊靠隅田川，是個有着濃厚江戶遺風的地方。不用說，該地的風物對青少年時期的芥川產生了較大的影響。芥川作品中獨有的江戶情趣，與他這一段生活經歷是分不開的。芥川家世代皆為武士，深受武家文化的熏陶。芥川的養父母及常年照顧他的姨母都喜歡文學、美術及歌舞伎等。受家庭氛圍影響，少年時代的芥川酷愛讀書看戲，喜歡聽養父母講古代的怪談和佛教中因果報應的故事。這些早年的教養潛移默化，極大地豐富了芥川文學的趣味。

1910年9月，芥川考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讀高中，同級生中有後來在文壇上享有盛名的久米正雄、菊池寬、松岡讓、井川恭、成瀨正一等人，他們對芥川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當時的舊制高中，聚集了來自各地的精英，是一個鍛煉人品和學問的好地方。東京「一高」素有學風自由、思想自由的傳統。從小就愛讀書的芥川在這裡大開眼界，如飢似渴地學習。按照他在自傳體作品《大導師信輔的半身》和《一個傻子的一生》中所羅列的，在高中期間，芥川讀了巴爾扎克、托爾斯泰、莎士比亞、歌德、司湯達、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莫泊桑、波德萊爾、易卜生、蕭伯納、魏爾倫、龔古爾兄弟、惠特曼、福樓拜等人的作品。他尤其偏愛西方世紀末的文學。所謂的世

紀末流派是十九世紀末期以法國為開端，在歐洲諸國形成的一股充滿頹廢、享樂、唯美的懷疑主義的文學思潮。芥川之所以對這一流派的文學情有獨鍾，不僅是因為他的青春與明治末年相重疊，使他產生了一種淡淡的末日惶恐，更為重要的是，西方世紀末文學中所獨有的懷疑主義精神與芥川與生俱來的懷疑主義的精神氣質極大地吻合。這一時期經由西方世紀末文學所強化的懷疑主義精神，成為芥川文學思想的靈魂，歷來為論者所矚目。同樣，在芥川文學的深處流淌着一股清新而甘冽的知性清流，這既與他在教養主義盛行時代的廣泛的讀書體驗有關，也有其個人稟賦的因素影響。

1913年9月，芥川從東京「一高」畢業，進入東京帝國大學英文科學習。其時，日本的耽美主義文學達到鼎盛時期，耽美派文學以雜誌《昴星》為陣地，其代表者有北原白秋、高村光太郎、吉井勇等人。芥川對這一派的文學表現出極大的興趣，並受到了其影響。

1914年2月，第三次《新思潮》創刊。芥川作為同人參加，其他的成員主要是他高中時代的朋友，如久米正雄、菊池寬等人。第三次《新思潮》前後一共只出了八期。芥川先後在上面發表了幾篇譯作及處女作《老年》，但都沒有引起太大的關注。不過，這段經歷對芥川來說十分寶貴，不僅成為其走上專業作家之路的契機，也磨煉了他的寫作能力。

就在芥川參加《新思潮》的同一時期，發生了一件對他影響較大的事情。那時的芥川愛上了一位名叫吉田彌生的女孩。兩人幾乎已經到了談婚論嫁的地步，但遭到了芥川家族的反

對，最後不了了之。初戀的失敗，讓芥川切身感受到自己作為一個養子的不自由，也感受到了人性中根深蒂固的自私自利的秉性。不久之後，芥川於1915年11月在《帝國文學》上發表了他的成名作《羅生門》，其主題成了芥川文學的起點。

1915年12月初，在朋友的介紹下，芥川得以結識文壇巨匠夏目漱石，並成為漱石的弟子。夏目漱石對他的評價很高，這對初出茅廬的芥川來說是一件極為榮耀的事情。他不但處處受到漱石巨大的人格魅力的感染，也實實在在地得到了漱石的幫助。

1916年2月15日，第四次《新思潮》復刊，同人有久米正雄、菊池寬、芥川等五人。第四次《新思潮》一直延續到1917年3月，一共發行了十一期。這些人後來都成了文壇大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所以，第四次《新思潮》成了「新思潮派」的代名詞。其中，成就最大的當屬芥川。芥川的名作《鼻子》就發表在第四次《新思潮》的創刊號上。夏目漱石高度稱讚了《鼻子》，鼓勵芥川繼續創作更多的優秀作品。《鼻子》的成功，為芥川在文壇的地位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鼻子》幽默的外表之下，浸透了芥川對於人性深刻的絕望，其懷疑主義的精神氣質和厭世的情緒呼之欲出。

1916年7月，芥川從東京帝國大學的英文科畢業。大學畢業後不久他就收到了《新小說》9月特別號的約稿。《新小說》不同於同人雜誌，是當時作家登龍門的權威刊物。能在《新小說》上發表作品固然是件光榮的事情，但同時也意味着要接受更多讀者的檢驗，可以說成敗就在此一舉。芥川在這一期

《新小說》上推出的是《山藥粥》。夏目漱石從雜誌上讀到這篇小說後，第一時間給芥川寫信，高度讚揚了這篇作品。《山藥粥》一炮走紅，備受各方好評。於是，著名的文藝雜誌如《中央公論》《文章世界》和《新潮》等都紛紛向芥川約稿。因為《山藥粥》的成功，芥川迅速獲得了其作為流行作家的地位。

1916年年末，在「一高」時期的恩師的幫助下，芥川在位於橫須賀的海軍機關學校謀得英語教職。同年的11月下旬，為了方便上班，芥川搬家至鎌倉，開始了新的生活。在鎌倉迎來1917年新年的芥川躊躇滿志，接連在《中央公論》《黑潮》《大阪朝日新聞》《新潮》等雜誌上發表作品，名氣如日中天。在這一年的5月，芥川的第一部作品集《羅生門》出版，緊接着在同年11月，第二部作品集《煙草與魔鬼》出版。在一年之內連續出版兩部作品集，充分顯示了芥川作為一位新晉作家的巨大存在感。

對於芥川來說，在鎌倉生活的日子是他一生中最為平穩、創作力最旺盛的時期。1919年1月，芥川又拋出了他的第三部作品集《傀儡師》，收錄了1917年10月以後的作品，其中包括了《奉教人之死》《戲作三昧》《地獄變》這些所謂的「切支丹物語」「江戶物語」和「王朝物語」的代表作，創作全面開花。第三部作品集的問世，使得芥川在文壇的地位得到了進一步鞏固。這一時期的作品，不僅題材多樣，而且創作手法嫺熟，日臻精湛，得到了世人如潮的讚譽。

1919年3月，芥川辭去海軍機關學校的教職，同時進入大阪每日新聞社，成為了一名專職作家。

學界一般將芥川的創作生涯分為三個時期：從《鼻子》的問世到成為專職作家為前期，從 1918 年到 1924 年的六年為中期，之後直到他去世為止為後期。與前期光彩耀人的光景相比，中期的芥川則顯得沉悶了許多。1919 年，芥川相繼發表了《路上》《妖婆》等作品，但都是失敗之作。1919 年是他整個創作生涯中最乏味的一年。1920 年，芥川推出第四部作品集《影燈籠》。同年 1 月，他先後發表了《靈鼠神偷次郎吉》和《舞會》兩部作品，算是找回了一些信心。在這一年裡，芥川還創作了《素盞明尊》《南京的基督》《杜子春》等作品。情況雖然比上一年有所好轉，但已難再現昨日盛況。1921 年 3 月，芥川集結出版了第五部作品集《夜來花》，收錄了 1920 年發表的作品及 1921 年發表的《秋山圖》和《山鷓》等，共計 15 篇。

就在《夜來花》出版後的這年 3 月，芥川作為大阪每日新聞社的海外視察員來到了中國。芥川於 3 月 30 日到達上海。但是，他在上海患上了乾性肋膜炎，在醫院住了三週多，直到 4 月 23 日才出院。此次中國之行，芥川先遊歷了江南一帶，然後乘船溯江而上，先後到了廬山、武漢、長沙等地，還北上去了北京，最後從朝鮮回國，前後歷時四個月左右。儘管大阪每日新聞社對芥川的中國之行抱了極大的希望，指望他能及時發回旅途中的見聞，但是由於健康等原因，這一計劃未能如期實現，一直到 1925 年 11 月他才出版了《中國遊記》，草草收場。

從中國回去後，芥川的身體每況愈下，患上了嚴重的神經衰弱症和失眠症。芥川拖着病體，忙於撰寫因為中國之行而

耽誤的雜誌社的約稿。1922 年，芥川分別在幾本著名雜誌社的新年號上發表了《竹林中》《俊寬》《將軍》《眾神的微笑》等作品，依舊顯示了他作為著名作家的市場價值。但是，在進入 1922 年之後，芥川的身體狀況更差了，作品的質量也出現了下滑的勢頭。1923 年，各大文藝雜誌的新年號上已不見芥川的身影，對芥川來說，這是自 1917 年以來不曾有過的事情。

進入二十世紀 20 年代以後，日本社會的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就在芥川從鎌倉搬回東京的第二年（1920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全球性經濟大蕭條席捲了日本，失業人數不斷增加。與此同時，農民運動和勞工運動日漸盛行。1920 年 5 月，日本社會主義同盟成立。這樣的時代動向自然也深刻地影響到了文壇的走向。1921 年 10 月，雜誌《播種的人》的創刊標誌着無產階級文學開始在日本盛行。1922 年 7 月，日本共產黨成立。左翼作家和批評家們將多數既成作家斥為資產階級作家，否定並攻擊這些文學的價值。儘管芥川在 1922 年 1 月發表了小說《將軍》，表達了自己的反戰態度，但還是遭到了來自「普羅」文學派的猛烈攻擊。芥川一向標榜藝術至上主義，但面對呈燎原之勢的「普羅」文學和緊迫的社會局勢，他也不得不開始關注現實社會問題。

1923 年 5 月，芥川出版了第六部作品集《春服》。該作品集收錄了第五部作品中未收錄的 15 篇小說，其中絕大多數都屬於由「王朝物語」「切支丹物語」以及「開化物語」組成的所謂的「歷史物語」。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春服》之後芥川再也沒有創作過曾為他帶來巨大聲譽的歷史小說。他對於甚

囂塵上的無產階級文學不可能無動於衷。迫於時代要求，芥川積極地尋找新的創作方向。同年5月，芥川創作了「保吉物語」系列的首篇作品《保吉的手記》。同年6月，日本共產黨受到大檢舉，同年9月發生了關東大地震。地震之後，芥川繼續撰寫「保吉物語」的續篇，題材來自當年在海軍機關學校的生活，希望開拓出新的領域來。但遺憾的是，世間對「保吉物語」系列的評價並不高。1924年7月，芥川推出了第七部作品集《黃雀風》，收錄了《春服》之後的十六篇作品。該作品集中的佳作只有《一塊地》和《絲女紀事》兩篇，作品總體質量明顯下降，難掩其創作的頹勢。與之相應的是，社會上也開始出現批判的聲音，認為他的小說藝術已走到了盡頭。在他的朋友中，比他稍晚登上文壇的菊池寬和久米正雄等人已經成功轉型為通俗作家。但是，芥川做不到，因為這不符合他的稟賦和藝術追求。藝術創作的受挫，對他來說就意味着死亡。

1925年正月，芥川在《中央公論》上發表了《大道寺信輔的半生》。這是他第一部正視自我、帶有自傳色彩的作品。芥川想通過這種寫作方式來為自己打開新的局面。這篇作品成為劃分芥川文學中期和後期的一道分水嶺。這一年，芥川的健康狀況並沒有好轉，但他還是發表了《海邊》《泥提》和《死後》等作品，但都不是上乘之作。1926年1月，芥川相繼在《中央公論》和《新潮》上發表了《湖南的扇子》《年終一日》。那之後，芥川幾乎就停止了創作，在家人的陪同下去湯河源療養。這一年，他的健康狀況進一步惡化，除了腸胃病、痔瘡之外，神經衰弱症也加劇了。就在這種痛苦的狀態下，芥川創作了

《點鬼簿》，發表在該年10月的《改造》上。這篇小說充滿了鬼氣，暗示了其直面死亡時的複雜心態。進入12月之後，芥川開始執筆《玄鶴山房》，連載於次年一、二月的《中央公論》上，這是他最後的力作。

進入1927年之後，令芥川煩心的事更多了。芥川的姐夫西川豐涉為騙取巨額保險金而燒毀了自家的房子，並留下大量借款臥軌自殺。從這一年的新年開始，芥川就一直在為此事奔走，不但要照顧姐姐一家的生活，還要替姐夫還債。芥川完全被生活擊倒，神經衰弱症極度惡化。這一年的5月，友人宇野浩二突然發狂，對孩提時代經歷了母親發狂並一直擔心自己也會遺傳這種精神疾病的芥川來說，這個打擊實在太大，成了他自殺的誘因。據芥川的好友小穴隆一在《兩幅畫》一文中透露，這年夏天，芥川就寫了遺書，託付了身後之事。總之，從種種跡象來推斷，芥川在寫《點鬼簿》時就已經在認真思考自殺一事了。當然，除了健康原因之外，創作力的下滑也同樣是讓他走上不歸之路的一個重要原因。這一時期的芥川對基督教非常關心，在自殺之前相繼寫下了堪稱絕筆的《西方的人》和《續西方的人》，但是宗教的力量也沒能拯救他的生命。1927年7月24日凌晨一點左右，芥川吞下過量的安眠藥，在床上讀了一陣《聖經》後離世。

ある日の暮方の事である。一人の下人が、羅生門の下で  
あま 雨やみを待っていた。

広い門の下には、この男のほかに誰もいない。ただ、  
ところどころにぬり は おお まるばしら きりぎりす いっぴき  
所々丹塗の剥げた、大きな円柱に、蟋蟀が一匹とまっ  
ている。羅生門が、朱雀大路にある以上は、この男のほか  
にも、雨やみをする市女笠や揉烏帽子が、もう二三人はあり  
そうなものである。それが、この男のほかに誰もいない。

なぜかという、この二三年、京都には、地震とか辻風  
とか火事とか饑饉とかいうわざわ 災いがつづいて起った。そこで  
らくちゅう 洛中のさびれ方は一通りではない。旧記によると、仏像や  
ぶつぐ 仏具を打砕いて、その丹がついたり、金銀の箔がついたりし  
た木を、路ばたにつみ重ねて、薪の料に売っていたという  
こと 事である。洛中がその始末であるから、羅生門の修理な  
どは、もと 元より誰も捨てて 顧る者がなかった。するとそのあ  
れ果てたのをよい事にして、きつねやたぬきがすむ。盗人が  
すむ。とうとうしまいには、ひき取り 引取り手のない死人を、この門  
へ持って来て、棄てて行くという習慣さえ出来た。そこで、  
ひ め み 日の目が見えなくなると、誰でも気味を悪がって、この門の

這是發生在某天傍晚時分的事情。一個家僕正在羅生門  
下避雨。

在寬大的城門下，除了這個男子之外別無他人，只有一  
隻蟋蟀停留在朱漆斑駁的大圓柱上。既然羅生門位於朱雀大  
道上，除了他之外，照說還應該有兩三個頭戴烏軟帽或斗笠  
來避雨的路人。但是，除了這個男子之外再無他人。

究其原因，最近兩三年來，在京都連續發生了地震、颶  
風、火災、饑荒等災難，京城衰敗得厲害。據古書記載，佛像、  
佛具都被打碎，那些還帶着朱漆和金銀箔片的木頭被堆放在  
路邊當做柴火賣掉。京城尚且落得這麼個結局，當然也沒有  
誰會顧及羅生門的修繕了。於是，狐狸、山狸和強盜就把這  
破敗的羅生門當成了上好的居處。最後，竟然形成了那麼一  
個習慣——那些無人收屍的死者會被抬到羅生門裡丟掉。所  
以每到天黑之時，誰都感到害怕，不到這城門附近來走動了。



近所へは足ぶみをしない事になってしまったのである。

そのかわりまたカラスがどこからか、たくさん集まって来た。昼間見ると、そのカラスが何羽となく輪を描いて、高い鷗尾のまわりを啼きながら、飛びまわっている。ことに門の上の空が、夕焼けであかくなる時には、それが胡麻をまいたようにはっきり見えた。カラスは、もちろん、門の上にある死人の肉を、啄みに来るのである。——もつとも今日は、刻限が遅いせいか、一羽も見えない。ただ、所々、崩れかかった、そうしてその崩れ目に長い草のはえた石段の上に、カラスの糞が、点々と白くこびりついてるのが見える。下人は七段ある石段の一番上の段に、洗いざらした紺の襖の尻を据えて、右の頬に出来た、大きなきびを気にしながら、ぼんやり、雨のふるのを眺めていた。

作者はさっき、「下人が雨やみを待っていた」と書いた。しかし、下人は雨がやんでも、格別どうしようという当てはない。ふだんなら、もちろん、主人の家へ帰るべきはずである。ところがその主人からは、四五日前に暇を出された。前にも書いたように、当時京都の町は一通りならず衰微していた。今この下人が、永年、使われていた主人から、暇を出されたのも、実はこの衰微の小さな余波にほかならない。だから「下人が雨やみを待っていた」というよりも「雨にふりこめられた下人が、行き所がなく、途方にくれていた」という方が、適当である。その上、今日の空模様も少からず、この平安朝の下人の Sentimentalisme に

與之相反，不知從哪裡飛來很多烏鴉。白天放眼望去，無數的烏鴉畫着圓圈，繞着高高的鷗尾啼叫盤旋。尤其是當晚霞染紅了城門的上空時，鴉群就像是撒下的芝麻，歷歷可見。烏鴉當然是為啄食城門上的死人肉而來。但是，今天大概是時間太晚的緣故，一隻都沒有看見。在四處開裂——因而在裂縫裡長着長長的雜草——的石階上，星星點點地沾滿了白花花烏鴉糞。家僕坐在七級石階的最上面一級，屁股下墊着洗得發白的藍襖子的下襠，惦念着右臉頰上長出來的一個大疙瘩，望着雨發呆。

作者剛才說「家僕在避雨」。可是，即便雨停了，家僕也不知該何去何從。要是在平時，當然應該回主人家去。可是，早在四五天前他已經被主人辭退了。如前所述，當時的京城衰敗得厲害。如今，這個家僕被長年雇用的主人解雇，其實也正是這一衰敗所引起的小小餘波。所以，與其說「家僕在避雨」，毋寧說「為雨所困的家僕無處可去，走投無路」還恰當些。此外，今天的天色也嚴重地影響了這位平安朝家僕多愁善感的心。從申時後開始下的雨，還沒有要停的意思。對家僕來說，首先要設法解決明天的生計。換言之，無可奈何之事還是要想方設法去做。家僕一邊不得要領地想着這些事，一邊心不在焉地聽着朱雀大道上的雨聲。

えいきょう さる こくさが だ あめ あが  
影響した。申の刻下りからふり出した雨は、いまだに上  
けしきがない。そこで、下人は、何をおいても差当り明日  
の暮しをどうにかしようとして——いわばどうにもならな  
い事を、どうにかしようとして、とりとめもない考えをた  
どりながら、さっきから朱雀大路にふる雨の音を、聞くと  
もなく聞いていたのである。

あめ ら しょうもん とお おと  
雨は、羅生門をつつんで、遠くから、ざあつという音  
をあつめて来る。夕闇は次第に空を低くして、見上げると、  
もん や ね ななめ だ いらか さき おも ぐら  
門の屋根が、斜につき出した 薨の先に、重たくうす暗い  
くも ささ  
雲を支えている。

どうにもならない事を、どうにかするためには、手段を選  
んでいるよゆうはない。選んでいれば、築土の下か、道ばた  
の土の上で、餓死をするばかりである。そうして、この門の  
うえ も き いぬ す  
上へ持って来て、犬のように棄てられてしまうばかりである。  
えら げにん かんが なん ど おな みち  
選ばないとすれば——下人の考えは、何度も同じ道をぐず  
ぐず歩き回ったあげくに、やっとこの結論を見出した。しか  
しこの「すれば」は、いつまでたっても、けつきよく  
「すれば」であった。げにん しゅだん えら こと みと  
下人は、手段を選ばないという事を認めながらも、この  
「すれば」のかたをつけるために、当然、その後に来るべき  
ぬすびと しかた こと せつきよくてき  
「盗人になるよりほかに仕方がない」という事を、積極的に  
みと ゆうき で  
認めるだけの、勇気が出ずにいたのである。

げにん おお  
下人は、大きなくしゃみをして、それから、しぶしぶに  
たちあが ゆうび きょうと ひおけ ほ  
立上った。夕冷えのする 京都は、もう火桶が欲しいほどの  
さむ さげもん はしらはしらは あいだ ゆうやみ とも えんりよ  
寒さである。風は門の柱と柱との間を、夕闇と共に遠慮

雨幕包圍着羅生門，從遠處傳來嘩嘩的聲音。夜靄漸漸地壓低了天空。抬頭望去，只見城門的屋脊用斜伸出的瓦片的尖端費力地支撐着昏暗的雲層。

要解決無可奈何之事，就沒有選擇手段的餘地了。要選擇的話，就只有餓死在圍牆下或路邊的泥土上，然後被拖到這個城門上像狗一樣被丟棄。如果不擇手段……家僕反覆思量了很久，終於得出了結論。但是，這個「如果」終究也只是「如果」。儘管家僕肯定不擇手段這件事，但要解決這個「如果」，緊隨而至的當然就是「除了做賊別無他法」，可他又無法鼓起勇氣來積極肯定這件事。

家僕打了個大大的噴嚏，然後懶懶地站了起來。在夜寒襲人的京都，已經需要烤火了。冷風裹挾着夜靄穿過門柱，無情地吹着。停在朱漆柱子上的蟋蟀也早已不知所終。

なく、吹きぬける。丹塗の柱にとまっていた蟋蟀も、も  
うどこかへ行ってしまった。

下人は、頸をちぢめながら、山吹の汗疹に重ねた、紺の  
襖の肩を高くして門のまわりを見まわした。雨風の心配が  
いらぬ、人目にかかる惧のない、一晚楽にねられそうな  
所があれば、そこでともかくも、夜を明かそうと思つたか  
らである。すると、幸い門の上の楼へ上る、幅の広い、こ  
れも丹を塗った梯子が眼についた。上なら、人がいたにし  
ても、どうせ死人ばかりである。下人はそこで、腰にさげ  
た聖柄の太刀が鞘から抜けないように気をつけながら、藁  
草履をはいた足を、その梯子の一番下の段へふみかけた。

それから、何分かの後である。羅生門の楼の上へ出る、  
幅の広い梯子の中段に、一人の男が、猫のように身をち  
ぢめて、息を殺しながら、上のようすを窺っていた。楼の  
上からさす火の光が、かすかに、その男の右の頬をぬら  
している。短い鬚の中に、赤く膿を持ったにきびのある頬  
である。下人は、始めから、この上にいる者は、死人ばか  
りだと高を括っていた。それが、梯子を二三段上って見る  
と、上では誰か火をとぼして、しかもその火をそこここと  
動かしているらしい。これは、その濁った、黄いろい光が、  
隅々に蜘蛛の巣をかけた天井裏に、揺れながら映つたので、  
すぐにそれと知れたのである。この雨の夜に、この羅生門  
の上で、火をともしているからは、どうせただの者ではない。

下人は、やもりのように足音をぬすんで、やっと急な梯

家僕在藍襖子下面還穿了件黃汗衫，他縮脖聳肩，掃視  
着城門的四周。要是有個地方既沒有風雨之憂，又不用擔心  
被人發現，還能美美地睡上一夜的話就姑且在那裡過夜。幸  
運的是，他看到了通向門樓的梯子。這梯子很寬大，也塗有  
朱漆。樓上即便有人，頂多也就是死人。於是，家僕把穿着  
草鞋的腳踏在了梯子最下面的一級上，同時留意不讓木柄腰  
刀從刀鞘裡滑落出來。

幾分鐘之後，在通往羅生門門樓的寬大梯子中間，一名  
男子像貓一樣縮着身子，屏氣凝神地窺探着上面的動靜。從  
樓上射下來的火光微弱地照在這個男子的右臉頰上。在這張  
臉上，長有短短的鬚鬚和已化膿的紅疙瘩。家僕從一開始就  
認定樓上盡是些屍體，不以為意。但是，當他爬了兩三級梯  
子後，感覺到上面有人點着火把，而且那火苗在四處晃動。  
因為渾黃的火光，搖晃着照到了掛滿蜘蛛網的屋頂上，所以  
馬上就能察知。在這個雨夜，在這羅生門上點起火把的人，  
一定不簡單。

家僕像壁虎一樣，順着陡峭的梯子躡手躡腳地爬行，好

子を、一番上の段まで這うようにして上りつめた。そして体を出来るだけ、平らにしながら、頸を出来るだけ、前へ出して、恐る恐る、楼の内を覗いて見た。

見ると、楼の内には、噂に聞いた通り、幾つかの死骸が、無造作に棄ててあるが、火の光の及ぶ範囲が、思ったより狭いので、数はいくつともわからない。ただ、おぼろげながら、知れるのは、その中に裸の死骸と、着物を着た死骸とがあるという事である。もちろん、中には女も男もまじっているらしい。そうして、その死骸は皆、それが、かつて、生きていた人間だという事実さえ疑われるほど、土を捏ねて造った人形のように、口を開いたり手を伸ばしたりして、ごろごろ床の上にくっついていて。しかも、肩とか胸とかの高くなっている部分に、ぼんやりした火の光をうけて、低くなっている部分の影を一層暗くしながら、永久に口を閉ざしていた。

下人は、それらの死骸の腐った臭気に思わず、鼻を掩った。しかし、その手は、次の瞬間には、もう鼻を掩う事を忘れていた。ある強い感情が、ほとんどことごとくこの男の嗅覚を奪ってしまったからだ。

下人の眼は、その時、はじめてその死骸の中に蹲っている人間を見た。檜皮色の着物を着た、背の低い、痩せた、白髪頭の、猿のような老婆である。その老婆は、右の手に火をともした松の木片を持って、その死骸の一つの顔を覗きこむように眺めていた。髪の毛の長い所を見ると、多分

不容易才爬到了最上面。他盡量放平身子，伸長脖子，戰戰兢兢地窺視着樓上的情況。

果然像傳說的那樣，樓上亂七八糟地丟着幾具屍體。火光能照到的範圍比想像的狹窄，所以並不清楚到底有幾具。只是隱隱約約地知道裡面有裸屍以及穿着衣服的屍體。當然，其中既有女的也有男的。這些屍體像是用泥巴捏的玩偶一樣，張着嘴伸着手，七零八落地歪倒在地板上，甚至讓人懷疑他們是否真的曾經是活人。而且，模糊的火光照在肩部和胸部等高高凸起的部位，使得凹陷部位的陰影愈發昏暗，陷入了永久的沉默。

這些屍體散發出腐臭味，家僕不由得捂住了鼻子。但在下一個瞬間，這隻手已忘了要捂鼻子，因為某種強烈的感情幾乎將這名男子的嗅覺給全部奪走了。

此時，家僕才發現在那屍骸堆中蹲着一個人，是個老太婆。她身穿紅褐色的衣服，瘦小而滿頭白髮，像隻猴子。老太婆右手拿着松木片火把，死死地盯着一具屍骸的臉。從長長的頭髮來看，那可能是具女屍。

おんな しがい  
女の死骸である。

げにんは、ろくぶ きょうふ しぶ こうきしん うご  
下人は、六分の恐怖と四分の好奇心とに動かされて、し  
ばらくは呼吸をするのさえ忘れていた。旧記の記者の語を  
かりれば、「頭身の毛も太る」ように感じたのである。する  
と老婆は、まつ きぎれ ゆかいた あいだ き  
と老婆は、松の木片を、床板の間に挿して、それから、今  
まで眺めていた死骸の首に両手をかけると、ちようど さる  
親が猿の子の虱をとるように、その長い髪の毛を一本ずつ  
ぬきはじめた。かみて したが ぬ  
抜きはじめた。髪は手に従って抜けるらしい。

その髪の毛が、一本ずつ抜けるのに従って、下人の心  
からは、きょうふ すこ  
恐怖が少しずつ消えて行った。そうして、それと  
どうじ、この老婆に対するはげしい憎悪が、少しずつ動い  
て来た。——いや、この老婆に対するとは、誤解が  
あるかも知れない。むしろ、あらゆる悪に対する反感が、  
いっぶんごと つよ き  
一分毎に強さを増して来たのである。この時、誰かがこの  
げにん、さっき門の下でこの男が考えていた、うえじに  
下人に、さっき門の下でこの男が考えていた、餓死をす  
るか盗人になるかという問題を、改めて持出したら、恐ら  
くげにん、なん みれん  
下人は、何の未練もなく、うえじに えら こと  
餓死を選んだ事であろう。それ  
ほど、この男の悪を憎む心は、老婆の床に挿した松の  
木片のように、いきお だ  
勢いよく燃え上り出していたのである。

げにん  
下人には、もちろん、何故老婆が死人の髪の毛を抜くか  
わからなかった。したが、合理的には、それを善悪のいず  
れにかた片づけてよいか知らなかった。しかし下人にとっては、  
あめ よる  
この雨の夜に、この羅生門の上で、死人の髪の毛を抜くと  
いうことが、それだけで既に許すべからざる悪であった。も

家僕為六分恐懼感和四分好奇心所驅使，一瞬間甚至忘  
記了呼吸。借用古書作者的話說，他覺得自己「毛骨悚然」。  
就在這時，老太婆把手上的松木片火把插在地板縫裡，兩手  
搭在剛才一直盯着看的那具屍體的脖子上，開始一根一根地  
拽扯那長長的頭髮，動作就像老猴子給猴崽抓蟲子一樣。頭  
髮隨着她的手勢，一根根被拔了出來。

隨着頭髮一根根地被拔出，家僕的恐懼感也漸漸消失。  
可是，對這個老太婆強烈的憎惡感，卻在他的心裡一點一點  
地湧動起來。不，說憎惡這位老太婆，或許不夠準確，毋寧  
說他對於所有邪惡事物所抱有的反感急劇高漲起來。在這個  
時候，倘若有人再搬出之前家僕在羅生門下一直考慮的是餓  
死還是做賊這個問題來，恐怕家僕會毫不猶豫地選擇餓死。  
家僕對於邪惡的厭惡，就像老太婆插在地板上的松木片火把  
一般熊熊燃燒。

當然，家僕並不知道老太婆為何要拔死人的頭髮。所以  
也不知道該將其合理判定為善與惡的哪一邊。但是，在他看  
來，在這樣一個雨夜，在羅生門上拔死人的頭髮，僅此一點  
就已經是不可饒恕的罪惡了。不用說家僕早已忘了之前曾想  
過要做賊這回事。

ちろん、下人は、さっきまで自分が、盗人になる気でいたことなどは、とうに忘れていたのである。

そこで、下人は、両足に力を入れて、いきなり、梯子から上へ飛び上った。そして聖柄の太刀に手をかけながら、大股に老婆の前へ歩みよった。老婆が驚いたのはいうまでもない。

老婆は、一目下人を見ると、まるで弩にでも弾かれたように、飛び上った。

「おのれ、どこへ行く。」

下人は、老婆が死骸につまづきながら、慌てふためいて逃げようとする行手を塞いで、こう罵った。老婆は、それでも下人をつきのけて行こうとする。下人はまた、それを行かすまいとして、押しもどす。二人は死骸の中で、しばらく、無言のまま、つかみ合った。しかし勝敗は、はじめからわかっている。下人はとうとう、老婆の腕をつかんで、無理にそこへねじ倒した。丁度、鶏の脚のような、骨と皮ばかりの腕である。

「何をしていた。言え。言わぬと、これだぞよ。」

下人は、老婆をつき放すと、いきなり、太刀の鞘を払って、白い鋼の色をその眼の前へつきつけた。けれども、老婆は黙っている。両手をわなわなふるわせて、肩で息を切りながら、眼を、眼球がまぶたの外へ出そうになるほど、見開いて、ひたすらじっと黙っている。これを見ると、下人は始めて明白にこの老婆の生死が、全然、自分の意志に支配

於是，家僕雙腳用勁，忽地從梯子上跳將上去。他按住木柄腰刀，朝着老太婆大步衝了過去。毫無疑問，老太婆大吃了一驚。

老太婆一看見家僕，立刻跳了起來，彷彿被弓弩彈出一般。

「老東西，往哪裡跑！」

家僕堵住在亂屍堆裡慌忙奪路欲逃的老太婆的去路，如此罵道。可老太婆還是企圖推開家僕。而家僕不放她走，又一把將她推了回去。兩個人一言不發地在死人堆中互相抓扯了一陣。但是，勝負毫無懸念。家僕終於抓住了老太婆的手臂，粗暴地把她摠倒在地。這隻手臂就像雞腳一樣，只有皮和骨頭。

「你在幹甚麼？快說！不說的話，讓你嘗嘗這個！」

家僕推開老太婆後，立刻抽出鋼刀，白晃晃地架在了老太婆的眼前。可是，老太婆依然一聲不吭。她雙手發顫，喘着粗氣，眼球像是快要從眼眶裡滾落似的，圓睜着雙眼，像啞巴一樣固守沉默。見此，家僕才清晰地意識到老太婆的生死完全就掌握在自己的手裡。這一意識在不覺間澆滅了他那熊熊燃燒的憎惡感，只剩下圓滿完成了某項任務之後的那種

されているという事<sup>こと</sup>を意識<sup>いしき</sup>した。そしてこの意識<sup>いしき</sup>は、今までけわしく燃えていた憎悪<sup>にくしみ</sup>の心<sup>こころ</sup>を、いつの間にか冷ましてしまった。後<sup>あと</sup>に残<sup>のこ</sup>ったのは、ただ、ある仕事<sup>しごと</sup>をして、それが円満<sup>えんまん</sup>に成就<sup>じょうじゆ</sup>した時の、安らかな得意<sup>とくい</sup>と満足<sup>まんぞく</sup>とがあるばかりである。そこで、下人<sup>げにん</sup>は、老婆<sup>ろうば</sup>を見下<sup>みおろ</sup>しながら、少し声<sup>こえ</sup>を柔<sup>やわ</sup>らげてこういった。

「己<sup>おれ</sup>は検非違使<sup>けびいし</sup>の序<sup>ちよう</sup>の役人<sup>やくにん</sup>などではない。今<sup>いま</sup>し方<sup>がた</sup>この門<sup>もん</sup>の下<sup>した</sup>を通<sup>とお</sup>りかかった旅<sup>たび</sup>の者<sup>もの</sup>だ。だからお前<sup>まえ</sup>に縄<sup>なわ</sup>をかけて、どうしようというような事<sup>こと</sup>はない。ただ、今時分<sup>いまじぶん</sup>この門<sup>もん</sup>の上<sup>うへ</sup>で、何<sup>なに</sup>をしていたの<sup>のだ</sup>か、それを己<sup>おれ</sup>に話<sup>はな</sup>しさえすればいいのだ。」

すると、老婆<sup>ろうば</sup>は、見開<sup>みひら</sup>いていた眼<sup>め</sup>を、一層<sup>いっそう</sup>大きくして、じつとその下人<sup>げにん</sup>の顔<sup>かお</sup>を見守<sup>みまも</sup>った。まぶたの赤<sup>あか</sup>くなった、肉食<sup>にくしよくどり</sup>鳥<sup>とり</sup>のような、鋭<sup>すど</sup>い眼<sup>め</sup>で見た<sup>み</sup>のである。それから、皺<sup>しわ</sup>で、ほとんど、鼻<sup>はな</sup>と一つ<sup>ひとつ</sup>になった唇<sup>くちびる</sup>を、何か物<sup>なにか</sup>でも噛<sup>か</sup>んでいるように動<sup>うご</sup>かした。細<sup>ほそ</sup>い喉<sup>のど</sup>で、尖<sup>とが</sup>った喉<sup>のど</sup>仏<sup>ぼけ</sup>の動<sup>うご</sup>いているのが見える。その時<sup>とき</sup>、その喉<sup>のど</sup>から、カラスの啼<sup>な</sup>くような声<sup>こえ</sup>が、喘<sup>あえ</sup>ぎ喘<sup>あえ</sup>ぎ、下人<sup>げにん</sup>の耳<sup>みみ</sup>へ伝<sup>つた</sup>わって来た。

「この髪<sup>かみ</sup>を抜<sup>ぬ</sup>いてな、この髪<sup>かみ</sup>を抜<sup>ぬ</sup>いてな、かずらにしようと思う<sup>おも</sup>たのじゃ。」

下人<sup>げにん</sup>は、老婆<sup>ろうば</sup>の答<sup>こた</sup>えが思<sup>おも</sup>いの外<sup>ほか</sup>、平凡<sup>へいぼん</sup>なのに失望<sup>しつぼう</sup>した。そして失望<sup>しつぼう</sup>すると同時<sup>どうじ</sup>に、また前<sup>まえ</sup>の憎悪<sup>にくしみ</sup>が、冷<sup>ひや</sup>やかな侮<sup>ぶ</sup>蔑<sup>べつ</sup>といっしょに、心<sup>こころ</sup>の中<sup>なか</sup>へはいつて来た。すると、その気<sup>き</sup>色<sup>しき</sup>が、先方<sup>せんぼう</sup>へも通<sup>つう</sup>じたのであろう。老婆<sup>ろうば</sup>は、片手<sup>かたて</sup>に、まだ

怡然自得<sup>いぜんじとく</sup>和充實感<sup>わじゆつかん</sup>。於是<sup>ゆゑ</sup>、家僕<sup>けぼく</sup>俯視<sup>ふし</sup>着老太婆<sup>らうたば</sup>，稍許<sup>しやうしよ</sup>放柔<sup>はなやわ</sup>了聲音<sup>こゑ</sup>說道<sup>いひ</sup>：

「我<sup>われ</sup>並不是<sup>ぢやな</sup>衙門<sup>やもん</sup>裡的差人<sup>さしにん</sup>，只是<sup>ただ</sup>從城門<sup>じやうもん</sup>下經過<sup>を</sup>的路人<sup>ろにん</sup>，所以<sup>ゆゑ</sup>不會<sup>ぢやな</sup>把你<sup>あなた</sup>捆<sup>く</sup>起來交給<sup>まか</sup>給衙門<sup>やもん</sup>。只是<sup>ただ</sup>在這個時候<sup>このとき</sup>，你<sup>あなた</sup>究竟<sup>いかに</sup>在這城門<sup>このじやうもん</sup>上幹<sup>か</sup>甚麼<sup>を</sup>？只要<sup>しやう</sup>你對我<sup>われ</sup>說明<sup>しやうめい</sup>白<sup>はく</sup>這個<sup>この</sup>就可以<sup>か</sup>了。」

聽完<sup>き</sup>這話<sup>このことば</sup>，老太婆<sup>らうたば</sup>原本<sup>もと</sup>就大睜<sup>おほ</sup>着的眼睛<sup>めがね</sup>變得<sup>な</sup>更大了<sup>おほ</sup>，她一動不動<sup>どうも</sup>地盯<sup>めが</sup>着家僕<sup>けぼく</sup>的臉<sup>かほ</sup>，眼光<sup>めがね</sup>銳利<sup>えいり</sup>，就像<sup>ごと</sup>眼眶<sup>めがね</sup>發紅<sup>あか</sup>的食肉<sup>にく</sup>鳥<sup>とり</sup>一般<sup>ごと</sup>。而後<sup>そのち</sup>，她像<sup>ごと</sup>在咀嚼<sup>く</sup>甚麼<sup>を</sup>東西<sup>ぶつ</sup>似的<sup>ごと</sup>，蠕動<sup>く</sup>着她那<sup>その</sup>因為<sup>ゆゑ</sup>皺<sup>しわ</sup>紋<sup>もん</sup>而幾乎<sup>た</sup>與鼻子<sup>はな</sup>連<sup>つ</sup>在一起的<sup>ごと</sup>嘴唇<sup>くちびる</sup>。她喉管<sup>のど</sup>細細<sup>ほそ</sup>的，可以看到<sup>み</sup>到那尖凸<sup>とが</sup>的喉結<sup>のど</sup>在翕動<sup>うご</sup>。就在<sup>この</sup>這個時候<sup>このとき</sup>，從<sup>この</sup>這個喉嚨<sup>のど</sup>裡發<sup>あ</sup>出了<sup>い</sup>烏鴉<sup>う</sup>啼叫<sup>てい</sup>般的<sup>ごと</sup>聲音<sup>こゑ</sup>，斷斷續續<sup>つた</sup>地傳<sup>つた</sup>進了<sup>い</sup>家僕<sup>けぼく</sup>的耳朵<sup>みみ</sup>裡<sup>に</sup>。

「我<sup>われ</sup>拔<sup>ぬ</sup>這個<sup>この</sup>頭髮<sup>かみ</sup>啊<sup>や</sup>，拔<sup>ぬ</sup>這個<sup>この</sup>頭髮<sup>かみ</sup>啊<sup>や</sup>，是要<sup>しやう</sup>用來<sup>に</sup>做<sup>し</sup>假髮<sup>かみ</sup>的。」

老太婆<sup>らうたば</sup>的答<sup>こた</sup>答<sup>こた</sup>過於<sup>た</sup>平凡<sup>へいぼん</sup>了，家僕<sup>けぼく</sup>對此<sup>これ</sup>感到<sup>かん</sup>很失望<sup>しつぼう</sup>。可是<sup>し</sup>，就在<sup>この</sup>失望<sup>しつぼう</sup>的同時<sup>このとき</sup>，之前<sup>この</sup>那種<sup>この</sup>憎惡<sup>にくしみ</sup>感<sup>かん</sup>與冷冷<sup>ひや</sup>的輕蔑<sup>べつ</sup>感<sup>かん</sup>一道<sup>ごと</sup>重又<sup>また</sup>鑽<sup>く</sup>進<sup>すす</sup>他的<sup>その</sup>心頭<sup>こころ</sup>。這種<sup>この</sup>情緒<sup>こころ</sup>也許<sup>た</sup>也傳<sup>つた</sup>達<sup>た</sup>到了<sup>い</sup>對方<sup>かた</sup>那裡<sup>そこ</sup>，老太婆<sup>らうたば</sup>一隻手<sup>ひと</sup>裡<sup>に</sup>拿<sup>と</sup>着<sup>り</sup>從屍體<sup>しんたい</sup>的頭<sup>あたま</sup>上<sup>より</sup>拔<sup>ぬ</sup>來的<sup>に</sup>長頭髮<sup>ながかみ</sup>，像<sup>ごと</sup>蟾蜍<sup>かみ</sup>一樣<sup>ごと</sup>囁<sup>ささ</sup>喃<sup>や</sup>

死骸の頭から奪った長い抜け毛を持ったなり、蟻のつぶやくような声で、口ごもりながら、こんな事を言った。

「なるほどな、死人の髪の毛を抜くという事は、何ぼう悪い事かも知れぬ。じゃが、ここにいる死人どもは、皆、そのくらいな事を、されてもいい人間ばかりだぞよ。現在、わしが今、髪を抜いた女などはな、蛇を四寸ばかりずつに切つて干したのを、干魚だと言うて、太刀帯の陣へ売りに往んだわ。疫病にかかって死ななんたら、今でも売りに往んでいた事である。それもよ、この女の売る干魚は、味がよいと言うて、太刀帯どもが、欠かさず材料に買っていたそう。わしは、この女のした事が悪いとは思っていぬ。せねば、餓死をするのじゃて、仕方がなくした事である。されば、今また、わしのしていた事も悪い事とは思わぬぞよ。これとてもやはりせねば、餓死をするじゃて、仕方がなくする事じゃわいの。じゃて、その仕方がない事を、よく知っていたこの女は、大方わしのする事も大目に見てくれるである。」

老婆は、大体こんな意味の事を言った。

下人は、太刀を鞘におさめて、その太刀の柄を左の手でおさえながら、冷ややかに、この話を聞いていた。もちろん、右の手では、赤く頬に膿を持った大きなきびを気にしながら、聞いているのである。しかし、これを聞いている中に、下人の心には、ある勇気が生まれて来た。それは、さっき門の下で、この男には欠けていた勇気である。そうして、またさっきこの門の上へ上って、この老婆を捕えた時の勇

着說了這樣一番話：

「的確，拔死人頭髮這事也許是不對的。可是，躺在這裡的死人都是些活該被這樣對待的人。現在，我正在拔她頭髮的這個女人，曾經把蛇切成四寸曬乾後，冒充魚乾拿去賣給東宮坊警衛隊的武士。要不是感染瘟疫死掉了的話，她興許現在還在兜售呢。警衛隊的人都說這個女人賣的魚乾味道不錯，每天都買來當做不可缺少的菜餚。我並不覺得這個女人做了壞事。不這樣做還不得餓死？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所以我也不覺得我現在做的就是壞事。我也一樣，不這樣做就會餓死，沒有辦法。這個女人也明白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她會原諒我所做的一切。」

老太婆大致說了這樣一番話。

家僕把腰刀插進刀鞘裡，左手握着刀柄，一臉冷漠地聽着。當然，他在聽這些話的同時，右手還在摸着臉頰上那化膿的又紅又大的疙瘩。不過，就在聽話的過程中，家僕的心裡產生了一種勇氣。這是剛才在城門下這名男子所欠缺的勇氣，而且又和剛才來到樓上抓住這個老太婆時的勇氣完全背道而馳。家僕非但不再糾結是餓死還是做賊，這時若讓這名男子講句心裡話，餓死這件事幾乎想也不用



気とは、全然、反対な方向に動こうとする勇氣である。下人は、餓死をするか盗人になるかに、迷わなかったばかりではない。その時のこの男の心もちから言えば、餓死などと言う事は、ほとんど、考える事さえ出来ないほど、意識の外に追い出されていた。

「きつと、そうか。」

老婆の話がおわると、下人はあざけるような声で念を押した。そうして、一足前へ出ると、不意に右の手をにきびから離して、老婆の襟上をつかみながら、噛みつくようにこう言った。

「では、己が引剥をしようと恨むまいな。己もそうしなければ、餓死をする体なのだ。」

下人は、すばやく、老婆の着物を剥ぎとった。それから、足にしがみつこうとする老婆を、手荒く死骸の上へけり倒した。梯子の口までは、わずかに五歩を数えるばかりである。下人は、剥ぎとった檜皮色の着物をわきにかかえて、またたく間に急な梯子を夜の底へかけ下りた。

しばらく、死んだように倒れていた老婆が、死骸の中から、その裸の体を起したのは、それから間もなくの事である。老婆はつぶやくような、うめくような声を立てながら、まだ燃えている火の光をたよりに、梯子の口まで、這って行った。そうして、そこから、短い白髪をさかさまにして、門の下を覗きこんだ。外には、ただ、深い深い穴底のように黒い夜があるばかりである。

下人の行方は、誰も知らない。

想、早已被逐出了意識之外。

「真的是這樣的嗎？」

老太婆剛一說完，家僕就以嘲笑般的口吻再次追問了一聲。他向前邁出一步，右手離開臉上的疙瘩，出其不意地把抓住老太婆的衣領，咬牙切齒地說道：

「那麼，我剝你的衣服，你也別怨我，不然，我也會餓死。」

家僕三兩下就剝掉了老太婆的衣服，然後粗暴地把想要抱住他雙腿的老太婆踢倒在屍體上。到樓梯口僅僅只有五步之遙。家僕將剝下來的紅褐色衣服夾在腋下，一眨眼工夫就爬下陡峭的樓梯，逃到了夜色之下。

沒過多久，像死人一般在地上倒了一會兒的老太婆從屍骸堆裡直起赤裸的身體。她發出自言自語般的呻吟聲，借著還在燃燒的火光，爬到了樓梯口，披散着短短的白髮朝樓下張望。外面只是黑洞洞的夜晚。

沒有人知曉家僕的去向。

## 《羅生門》

《羅生門》於 1915 年 11 月發表在《帝國文學》上，作者當時只有二十三歲，還是大學三年級的學生。《羅生門》取材於《今昔物語》，以日本平安朝為舞台，屬於芥川文學中的「王朝物語」系列，這類作品構成了芥川文學初期和中期的主流，奠定這一方向的就是這部《羅生門》。

在《羅生門》創作之前，作者經歷了失戀事件，對人性中根深蒂固的自私自利有了深刻的認識。當然，不能將作者創作《羅生門》的動機完全歸於失戀一事，這與作者與生俱來的喜愛奇談怪聞的個人興趣和厭世思想有極大的關聯。這篇小說的主題除了對人性的絕望之外，也可以解讀為人不要過於糾結於觀念性的東西，而應該勇敢地做一個行動主義者。